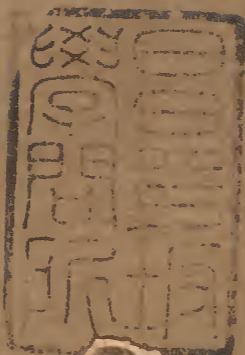


中原文獻
史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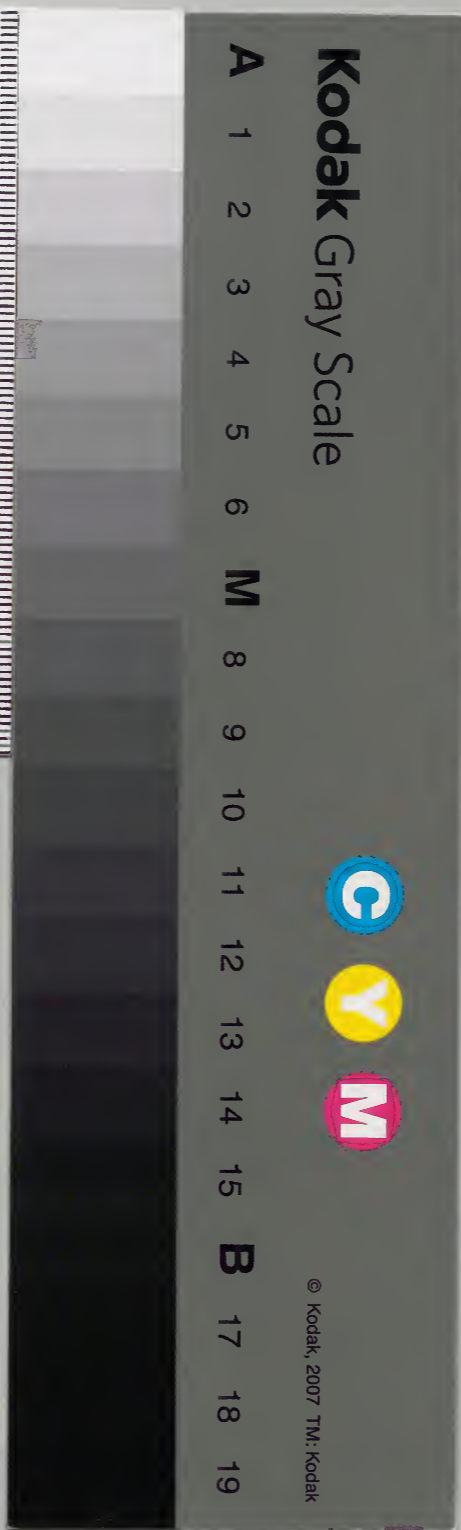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	七	六	四
函	號	類	
二〇	一	二	三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六	九	七
〇	四	六	四
冊	架	函	號
二〇	一	二	三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764
冊數	20 (9)
函號	360 124

共二十冊

九



然兵矛戟弓劍

玩訛也

樓磨用之器
馬杓也挺大杖

新鐫佳太史彙選中原文獻史集卷五

漢書

嚴朱吾丘王父徐嚴終王賈傳

與子對談伐

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

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

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主諸侯力政強侯弱衆暴寡

海內抗敝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

勝為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

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意滅詩書而首法令

去仁恩而任刑戮隨滅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

民以耰鉏箠相撻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諸衣

口原

塞路羣盜滿山卒以

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

三公有司數語
矣以訊公孫弘

有事有四方扞
禦之事

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才。興學官。三
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內日化。方外鄉
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
也。禮曰。男子生。棄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
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
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
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
所為禁者。為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以
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違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

心。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
為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
大不便。

主父偃諫伐匈奴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
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
不敢隱忠。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
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
大凱。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
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
怒。必伏尸流血。故即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言者未

大凱還師振旅
之樂也

中原文獻史集卷第

二

梅字一篇主意

有不悔者也。昔秦自

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

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任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

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

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

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

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

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五

穀。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

者不可勝數。終不可踰河而北。是豈人眾之不足。兵革

之不備哉。其執不可也。又吏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腫

秦鹵謂地多阻
本而鹹鹵也

龍為運載糧草
其疾至輒音

說謂引車船也
黃腫二縣名

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率二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

耕。不足於糧。饑。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

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秦也。及至高

皇帝定天下。畧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

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

景。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

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廼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

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

夫秦嘗積眾暴兵。斃十萬人。雖有覆車殺將。係虜單于

之功。適足以結怨。深。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難

中原文獻

侵敵未侵境界而敵畧人畜也

外市與外國交通求利也

純綿不雜綿也

碎謂燒而納水中以堅之也砥磨石也瓘及之兩旁刺截也擘此畫塗如以帚掃泥酒之地以刀画泥中言其易吻口角也長馬低頭口手鄰故曰齧鄰也

得而制非一世也行。國所以為業也。天性固然。上

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為人。夫上不歡

虞夏殷周之統而下修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

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

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

章邯得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子。

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

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

王褒對曰。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羨含糗

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臣竊在西蜀。生於窮巷之

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遠觀廣覽之知。願有至愚極陋

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然敢不畧陳愚心。而抒情

素。記曰。其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夫

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

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

終日矻矻。及至巧治鑄干將之樸。清水焯翠。其鋒越砥

歛其瓘。水斷蛟龍。陸刺犀兕。忽若擘泥畫塗。如此則

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

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

於行。凶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鄰。七駮乘。

則且至故曰乘
且軛音霸總也
景靡如光景之
徒靡經歷一塊
言其疾也

圖空圖空虛
也

執軛韓哀附輿縱馳馬驚忽如景靡過都城國蹶如厯
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
相得也故服締絡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貂狐之
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慘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徭賢人君
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
路以延天下英俊也夫竭知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
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哺之勞故有圖空之隆齊
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以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
求賢而逸於得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
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

與幽也潔汗也
離疏什驕離此
疏食什此木橋
也

遊音號號鍾琴
名也

得施效斥逐又非其德是故伊尹動於鼎俎太公困於
鼓刀百里自鬻審子飯牛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
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闡其忠任職得
行其術去卑辱與潔而升本朝離疏釋驕而享膏梁剖
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智
之君而後有賢良之臣故帝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蟋
蟀族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
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艾將自至若堯舜
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明在朝穆
刻布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鍾逢門子鸞鳥

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忻。千載一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心。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臻。是以聖主不偏窺望而視已明。不單頃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翔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遊自然之執。恬惓無為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之萬年。何必偃仰詘信。若彭祖。嚆噓呼吸如僑松。眇然絕俗。離世哉。詩云。濟之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魏相諫擊匈奴書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菜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

難以動兵言不
可以兵事動之

左右謂近臣在天子左右者

平昌侯等皆外戚

玄尚白也言准其之不成其色

故云尚白

紆紫也拖曳也青紫謂綬之色

拓落不偶也跌足失措也

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曰：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人。臣愚以為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讎，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顯，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

楊雄傳解朝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譏雄以玄尚白，而

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客朝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緇人紀，不生則已，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折人之圭，僖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疎，獨說四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毋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歎丹吾轂，不知一跌將

一區八方也
故糾墨皆繩也
鏡也鉄莖及
俱以懲有罪

牙雁四雁也

蘇吟領脂之貌

志吾之族也。往者周緇解結。群鹿爭起。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剖。並為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是故郅衍以頡頏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為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侯。徽以糾墨。製以質鉄。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皋陶。戴縱垂纓而談者。皆倚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途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

勢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雀。勃解之鳥。乘雁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昔三仁去而殷虛。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伯。五殺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抗摺而危穰侯。蔡澤雖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騫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傳。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間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帚彗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隙

中原文獻史集卷五

聞罷報聞而罷
之炎又大光也
陰又雷聲也人
之規大听雷謂
其盈實終以天
地藏則為虛
言極盛者亦
亡也

蹈瑕而無所詘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群卿
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
談者宛舌而固聲，欲行者擬足而投迹，嚮使上世之士
處乎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
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也。炎
炎者滅，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
其執，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
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
游神之廷，惟寐惟寔，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
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廼以鷓臬而笑鳳凰，執蠃蚌而

印讀曰仰怒也
界間而踈之

抗絕也

嘲龜龍，不亦病乎。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
甚，不遭史跗扁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
蔡以下，何必玄哉。楊子曰：范睢，魏之亡僉也，折脅拉髀，
格免於徽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叩萬乘之主，累涇
陽，拒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顛折
頰，過涕垂流沫，西揖強秦之相，搯其咽，抗亢其氣，附其
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車已平，都于雒陽，婁
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
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
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呂刑靡赦，秦

蕭何始作規模
曹參目而從之
音氏山旁堆
欲墮落曰低

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律於
唐虞之世。則詩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
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於
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
竒。功若泰山。嚮若坻隤。唯其人之瞻知哉。亦會其時之
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
為之時。則凶。夫藺先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
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迹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譽於
卓氏。東方朔割名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公者並。故
默然獨守吾太玄。

叙傳 王命論 答 賈 戲

此篇因世多亂
臣賊子即後作
事遂成一篇好
文章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
禹。暨於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於湯武
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乎應天順民。其
揆一也。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唐據
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章赤帝之符。
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
系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為鬼
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
屈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

屈起特起也

公廉也

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劍遊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觀之於人事矣。夫餓饑流隸。饑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襲。儋石之畜。所願不過一金。然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况辱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雁阬。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強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鐵伏質。身醢分裂。又况公廉。尚不及穀子。而欲闇奸天位者。辱。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案節梳之材。不荷棟

也。餘音連。鼎。養。

梁之任。斗筭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桀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心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為宰相。封侯。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于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辱。是故窮

史記卷之五

秀奇異謂隆準而尤顯徵應祥瑞也

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阻。審此四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嚮赴。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擯生之說。寤成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陳。收陳平于亡命。英雄陳力。群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迺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媪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其長而多靈。有異於

厭合也

不可幾謂不可廢幾而望也

象。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券。呂公觀形而進女。秦皇東游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於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鈇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洞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幾。為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

突窻突也黔黑也言志在行道不暇安居取者施行道德舍者守靜無為也湛讀曰沈音被也

班固仕永平中為郎典校秘書專篤志於博學以著述為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楊雄自諭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壹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昔時而獨章是以聖喆哲之治棲皇孔席不煖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冕之服浮英華湛道德饜龍席之文舊矣卒不能攄首尾奮翼異鱗振拔誇塗跨騰風雲使見文

審已謂及已身高在犹言當年也

直咲貌

東南隅謂之突西南隅謂之奧突奧又小光之坤即讀曰仰

疾疾風也恒雲光貌

者景駭聞之者嚮震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帶下無所根獨攄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豪芒之內潛神默記恒以年歲然而器不賈於當已用不效於一世雖馳辯如濤波摘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謚不亦優乎主人迨古倣爾而咲曰若賓之言斯所謂見執利之華閣道德之實守突奧之熒燭未叩天庭而覩白日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御侯伯方軌戰國橫騫於是七雄呼雌呼闕兮裂諸夏龍戰而帟爭游說之徒風颺電激並起而救之其餘標飛景附煜育雲下甲其間者蓋

魯連射書聊城
後義不帝秦趙
王奉以千金不
受虞卿為趙相
身故人魏齊奔
魏淫通不正之
言也

不可勝載。當此之時，搨諾朽摩鈍，鈇刀皆能壹斷。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顧眄而捐相印也。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蛙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因執合變，偶時之會，風移俗易，乖忤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說，羈旅騁辭，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雲之會，履顛沛之執，據微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朝為榮華，夕而焦瘁，福不盈眦，既益於世，凶人且以自悔，況吉士而是賴，瘁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設辯以徼君，呂行詐以賈國，說難既舊，其

呂不韋初見子
楚在趙曰此奇
貨可居故謂子
楚為秦貨也

前高曰苑丘如
覆敦者敦丘側
出曰沈正出曰
濫水

身迺囚。秦債既貴，厥宗亦墜。是故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為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方今大漢洒掃羣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經，基隆於義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源共流，沐浴玄德，稟印太和，枝附葉著。直畧反譬猶中木之殖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苓落，參天墜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子處皇世而論戰國，耀所聞而疑所覲，欲從旄敦而度高厚，泰山懷沈軌，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襄周之凶人，既聞命矣。

五達曰康四達曰衢沂崖也下卸水之崖也

宮中門謂之闈宮中巷謂之壺婆娑樂貌

敢聞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辱。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晉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殷說夢。發於傳巖。周望兆。動於渭濱。齊審激聲於康衢。漢康受書於邳皮。沂。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辯章舊聞。楊雄譚思。法言太玄。皆及時君之門闈。究先聖之壺奧。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圃。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其亞欤。若乃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而辱仕。顏耽樂於簞瓢。孔

應龍又有翼者。媒狎侮之也。據以足據持顛蒼天也

終篇於西狩。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乃文乃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哲之常。故曰。慎修所志。守爾天符。委命供已。味道之腴。神之聽之。名其舍諸。賓又不聞。和氏之璧。韞於荆石。隋侯之珠。藏於蚌蛤乎。歷世莫眠。弛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應龍潛於潢汙。魚龜媒之。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躒。顛蒼也。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綸隨之珍也。昔闇而久章者。君子之直也。若廼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逢蒙絕技於弧矢。班輸權巧於斧斤。

和秦醫和也鵠
偏鵠也研古之
喜計者桑又弘
羊也

良樂軼能於相馭。鳥獲抗力於千鈞。蘇鵠發精於鍼石。研業心計於無垠。僕亦不任廁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

和秦醫和也鵠
偏鵠也研古之
喜計者桑又弘
羊也

不賦其精會靈齊合... 士英誅興十蓮... 剖對之... 朝... 明... 之... 天... 實... 之...

後漢書

宋范曄撰十帝紀八十列傳常自擬班氏觀其與甥姪書叙作書之意稱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如此者然世多譏曄創為皇后紀及采風俗通中王喬抱朴子中左慈等詭譎事列之於傳又贊辭佻巧失史之體云

明帝初行養老詔

幸辟雍初行養老禮詔曰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眇眇小子屬當聖業間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輶輪供綏

建三朝初起明
堂辟雍靈臺也
三老又人知天
地之事者五更
老人知五行更
代事者輶輪以

中原文獻史集卷五

蒲裴輪也

新宮小雅逸詩
萬舞詩庭方舞
易曰負且乘致
寇至詩曰彼其
之子不稱其服

執授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酌祝哽
在前祝噎在後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修萬舞於
庭朕固薄德何以克當易陳負乘詩刺彼已永念慙疚
無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
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閔內侯恆幼孤惠鰥
寡稱朕意焉

皇后紀后之言後也言在夫之後也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二夫人
九嬪二十七世嬪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
闈同禮天王夫人坐論嬪體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采

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須官分務各有曲司女史

彤管赤管筆也
保阿下堂必從
傅母保阿

險謁險陂私謁
之心

冢嗣中生溝也
謂遇難也
詩綠衣黃裳言
問色為衣正色
反為裳喻妾之
借適也七國謂
得六國美人并
秦為七八品如

彤管記功書過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佩之響進賢才
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隆化修
成內則閨房肅雍險謁不行也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
宣后晏起姜氏請愆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
軌制無章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晉獻升戎女為元妃
終於五子作亂冢嗣遺屯爰逮戰國風憲逾薄適情任
欲顛倒衣裳以至破國忘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
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官備七國爵列八
品漢興因循其弊而嬪制莫釐高祖帷薄不脩孝文在

夫人美人良人
八子七子之類
釐正也惟薄不
修周昌入奏事
高祖擁戚姬祗
席無辯孝文所
幸慎夫人与皇
后同坐

溜黑色蠹食木
虫喻傾敗也

芋太后昭王母
穰侯太后同母
弟魏冉

四帝安貞桓灵
也六后實太后
鄧太后閹太后
梁太后竇太后
何太后
貪孩童迎幼君
也霧露謂疾病
也灵帝時曹節
矯詔迁太后于
雲臺謝弼上封
事曰伏惟皇太
后援立明圣幽
居空宮如有霧
露之疾當何面
目以見天下

席無辯然而選納尚簡飾翫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
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妖幸毀政之符外姻亂邦
之延前史論之詳矣及光武中興斷彫為朴六宮稱號
唯皇后貴人費人金印紫綬俸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
人宮女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克給而已明帝
聿遵先旨宮教頗修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閫之
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敝矣向使曰設外戚之禁
編著甲令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雖御已
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
溜蠹自古雖王幼時艱王家多釁必委成冢宰簡求忠

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芋太后始攝政事故
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
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
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
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嬰縲
綆於囹圄之下湮滅連踵傾軛繼路而赴蹈不息焦爛
為期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詩書所嘆略同一揆故
考列行跡以為皇后本紀翰車轅也神寶帝王之位

郭后贊

物之興衰情之起伏理有固然矣而崇替去来之甚者

一起見大意中
數語曲尽女色
盛衰情狀見郭
后能不以寵衰
廢禮所以為美

郭后既廢太子
彊意不自安願
備藩國及廢為
東海王去就有
禮殯之美母后
教之也

左傳臧文仲謂
魯君也君其無
謂知小蜂蠆有
毒而况國乎

禡并耻龍章衣
龍之服也

必唯寵惑乎。當其接牀帷。承恩色。雖險情。莫不德
焉。及至穆意。愛析嬖私。唯惠心妍狀。愈獻醜焉。愛升。則
天下不足容其高。權隊。則九服無所逃其命。斯誠志士
之所沉溺。君人之所抑揚。未或遺之者也。郭后以衰離
見貶。恚。畏。怨。成。尤。而猶思加別館。增寵黨。感。至。乎。東海
遂巡。去。就以禮。使後世不見隆薄。進退之隙。不亦光於
古乎。

齊武王傳贊

大丈夫之鼓動拔起。其志致蓋遠矣。若夫齊武王之破
冢厚士。豈游俠下客之為哉。其慮將存乎配天之絕業。

而痛明堂之不祀也。及其發舉大謀。在倉卒擾攘之中。
使信先成於敵人。赦彭岑以顯義。若此。足以見其度矣。
志高慮遠。禍發所忽。嗚呼。古人以蜂蠆為戒。蓋畏此也。
詩云。敬之敬之。會不易哉。

鄧禹傳贊

夫變通之世。君臣相擇。斯最作事謀始之機也。鄧公羸
糧徒步。觸紛亂而赴光武。可謂識所從會矣。於是中分
麾下之軍。以臨山西之隙。至使關河響動。懷赴如歸。功
雖不遂。而道亦弘矣。及其威損柁。荀。邑。兵散。宜陽。禡。龍
章於終朝。就侯服。以卒歲。榮悴交而下無二色。進退用

而上無猜情使君臣之美後世莫闕其間不亦君子之致為乎。

吳蓋陳減傳贊

中興之業誠艱難也。然敵無秦項之強。人資附漢之思。雖懷璽紆紱。踣陵州縣。殊名詭號。千隊為群。尚未足以為以功上烈也。至於山西既定。威臨天下。戎羯喪其精膽。羣帥賈其餘壯。斯誠雄心尚武之幾。先志翫兵之日。減宮馬武之徒。撫鳴劍而拒掌。志馳於伊吾之北矣。光武審黃石。存包桑。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卑詞幣以禮匈奴之使。其意防蓋已弘深。豈其顛沛平城之圍。忍傷

言光武能開關謝質所以為賢君蓋誠不欲如高帝之破圍平

城且令黔布為流矢所中也

黥王之陳平

耿恭傳贊

余初讀蘇武傳。感其茹毛窮海。不為大漢羞。後覽耿恭疏勒之事。喟然不覺涕之無從。嗟哉。義重於生。以至是乎。管曹子抗質於柯盟。相如申威於河表。蓋以決一旦之負。異乎百死之地也。以為二漢當疏高爵。宥十世而蘇君息不及嗣。恭亦終填牢戶。追誦龍蛇之章。以為嘆息。

竇憲傳贊

衛青霍去病。資強漢之衆。連年以事匈奴。國耗太半矣。

晉文公返國不賞介之推故因人為賦龍蛇之章

末彙言其後未之罪

衛霍及憲皆緣椒房帷幄之恩

得為大將軍

病奴為南陽公主奴也念答太后閉憲南宮欲誅之

支計也

而猾虜未之勝。後世尤傳其良將。豈非以身名自終耶。竇憲率羌胡邊雜之師。一舉而空朔庭。至乃追奔稽落之表。飲馬北鞬之曲。銘石負鼎。薦告清廟。列其功庸。無茂於前多矣。而後世莫稔者。章末彙以降其實也。是以下流君子所甚惡焉。夫二三子得之。不過房幄之間。非復搜揚仄陋。選舉而登也。當青病奴僕之時。竇將軍念咎之日。乃庸力之不暇。思鳴之無晨。何意裂膏腴。享崇號乎。東方朔稔用之。則為席。不用則為鼠。信矣。以此言之。士有懷琬瑜。以就煨塵者。亦何可支哉。

梁商贊

順帝之世。梁商稱為賢輔。豈以其地居亢滿。而能以愿謹自終者乎。夫宰相運動樞極。感會天人。中於道。則易以興政。乘於務。則難乎御物。商協回天之執。屬雕弱之期。而匡朝恤患。未聞上術。憔悴之音。載謠人口。雖與粟盈門。何救阻饑之危。永言終制。未解尸官之尤。况乃傾側孽臣。傳寵凶嗣。以至破國傷家。而豈徒然哉。

桓榮傳贊

張佚訐切陰侯。以取高位。危言犯衆。義動明后。知其直有餘也。若夫一言納賞。志士為之懷恥。受爵不讓。風人所以興歌。而佚廷議戚援。自居全德。意者以廉不足乎。

商每有飢饉。輒載租穀于城門。賑與貧餒。及病篤。勅子翼等。令薄葬。薛臣謂曹尸凶嗣。謂翼等。時群臣承望上旨。言太子曹宇。識可為太子。傅張佚正言當用。天下矣。才帝稱善。即拜佚為太

昔樂羊食子。有功見疑。西巴放麀。以罪作傳。蓋推仁審偽。本乎其情。君人能以此察。則直邪幾於辯矣。

江劉周趙列傳序

孔子曰。夫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子曰。啜菽飲水。孝也。夫鐘鼓非樂云之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致孝之主。而養不可廢。存器而忘本。樂之適也。調器以和聲樂之成也。崇養以傷行。孝之累也。修己以致祿。養之大也。故言能大養。則周公之祀。致四海之祭。言以義養。則仲由之菽。甘於東鄰之牲。夫患水菽之薄。干祿以求

配天謂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

養者。是以恥祿親也。存誠以盡行。孝積而祿厚者。此能以義養也。江革劉般數公。皆義讓也。撰其行著于篇。

班固傳贊

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材。遷文直而事覈。固文瞻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瞻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叠叠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譏遷。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議論。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為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固傷遷博文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

班固訂正被刑不知身自遇禍如人目無所不

見他不能見其
睫又目毛也

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也。

王符責忠篇

夫帝王所以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偷天官以私已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况乃犯天得無咎乎。夫五世之臣。以道事君。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流衍。本支百世。季世之臣。

息夫躬董賢皆
文帝時寇臣

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杖殺伐。白起蒙恬。秦以為功。天以為賊。息夫董賢。主以為忠。天以為盜。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是故德不祿。其禍必酷。能不祿。其殃必大。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鑒。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踈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謗譏於道。前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政。貴人之心。也與嬰兒子何其異哉。嬰兒有常病。貴臣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臣常禍。傷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癩病。富貴盛而致驕疾。愛子而賊。

之驕臣而滅之。非一也。極其罰者。乃有仆死深牢。銜刀都市。豈非無功於天。有害於人者乎。夫鳥以山為埤。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為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貴戚願其宅吉。而制為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樞。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耳。不上順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竊弄君威。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居繫卵之危。而圖泰山之安。為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豈不惑哉。豈不惑哉。

實貢篇

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常論。而

多君子謂蓬瑗
史魚公子荆之
屬

時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時無忠信已直之士哉。誠苦其道不得行耳。夫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今以大漢之廣土。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之修政。而官無善吏。位無良臣。此豈時之無賢。諒由取之乖實。夫志道者少。與逐俗者多。疇是以朋黨用私。背實趨華。其貢士者。不復依其質幹。準其才行。但虛造聲譽。妄生羽毛。略計所舉。歲且二百。覽察其狀。則德侔顏冉。詳覈厥能。則鮮及中人。皆總務升官。自相推達。夫士者貴其用也。不必求備。故四友雖美。能不相無。三仁齊致。事不

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癸金色者率之監水

一節。高祖佐命。出自上秦。光武得士。亦資暴莽。况太平之時。而云無事乎。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如響。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且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取長。以致其功。令使貢士。必覈以實。其有小疵。勿彊衣飾。出處語默。各因其方。則蕭曹周韓之倫。何足不致。吳鄧梁竇之屬。企踵可待。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愛日篇

治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間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所謂治國之日舒以長者。非謁義和而令安行也。又非能增分度而益漏刻也。乃君明察而百官治。下循正而得其所。則民安靜而力有餘。故視日長也。所謂亂國之日促以短者。非促義和而令疾驅也。又非能減分度而損刻漏也。乃君不明。則百官亂而姦宄興。法令鬻而後賦繁。則良民困於吏政。仕者窮於典禮。寃民繫獄。乃得直。烈士交私。乃得保。姦臣肆心於上。亂化流行於下。君子載質而車馳。細民懷財而趨走。故視日短也。

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從此言之。中才以上。足議曲直。

此備言小民伸
冤理訟之難

鄉亭部吏亦有任決斷者。而類多枉曲。蓋有故焉。夫理直則恃正而不撓。事曲則諂意以行。賕不撓故無息於吏。行賕故見私於法。若事有反覆。吏應坐之。吏以應坐之故。不得不枉之於廷。以羸民之少黨。而與豪吏對訟。其勢得無屈乎。縣承吏言。故與之同。若事有反覆。縣亦應坐之。縣以應坐之故。而排之於郡。以一民之輕。而與一縣為訟。其理豈得伸乎。事有反覆。郡亦坐之。郡以共坐之故。而排之於州。以一民之輕。與一郡為訟。其事豈獲勝乎。既不肯理。故乃遠詣公府。公府復不能察。而當延以日月。貧弱者無以曠旬。彊富者可盈千日。理訟若

此。何枉之能理乎。正士懷怨結而不見信。猾吏崇姦執而不被坐。此小民所以易侵苦。而天下所以多困窮也。且除上天感痛致災。但以人功見事言之。自三府州郡。至於鄉縣典司之吏。辭訟之民。官事相連。更相檢對者。日可有十萬人。一人有事。二人經營。是為日三十萬人。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人受其饑者也。然則盜賊何從而銷。太平何由而作乎。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百姓不足。君誰與守。可無思哉。可無思哉。

交際

語曰。人惟舊。器惟新。昆弟世疎。朋友世親。此交際之理。

起甚妙以下有
次序情致

此世惡俗貴
能浸時已

此及貧賤者情

人之情也。今則不然。多思遠而忘近。背故而棄新。或歷載而益踈。或中路而相捐。悟先聖之典戒。負久要之誓言。斯何故哉。退而省之。亦可知也。勢有常趣。理有固然。富貴則人爭附之。此勢之常趣也。貧賤則人爭去之。此理之固然也。夫與富貴交者。上有稱譽之用。下有貨財之益。與貧賤交者。大有賑貸之費。小有假借之損。今使官人雖無桀跖之惡。苟結駟而過士。士猶以榮而歸焉。况其實有益者乎。使處子雖苞穎閔之賢。苟被褐而造門。人猶以為辱。而恐其復來。况其實有損者乎。故富貴易得。宜貧賤難得。適好服謂之奢僭。惡衣謂之困厄。徐行

謂之饑餓。行謂之逃責。不候謂之怙慢。數來謂之求食。空造以為無意。奉贄以為欲貸。恭譏以為不肖。抗揚以為不得。此處子之羈薄。貧賤之苦酷也。夫處卑下之位。懷北門之殷憂。內見謫於妻子。外蒙譏於士夫。嘉會不從禮。餞御不逮眾。貨財不足以合好。力勢不足以伏急。歡忻久交。情好曠而不接。則人無故自廢踈矣。漸踈則賤者逾自嫌。而日隱。貴人逾務當黑而忘之。夫以逾踈之賤。伏於下流。而望日忘之貴。此谷風所為。內摧傷。而介推所以赴深山也。夫交利相親。交害相踈。是故長誓而廢。必無用者也。交漸而親。必有益者也。俗人之相與也。

有利生親。積親生愛。積愛生是。積是生賢。情苟賢之。則不覺心之親之。口之譽之也。無利生疎。積疎生憎。積憎生非。積非生惡。情苟惡之。則不覺心之外之。口之毀之也。是故富貴雖新。其勢日親。貧賤雖舊。其勢日疎。此處子所以不能與官人競也。

且夫怨惡之生。若二人偶焉。苟相對也。恩情相向。推極其意。精誠相射。貫心達髓。愛樂之隆。輕相為死。是故侯生豫子。刎頸而不恨。苟相背也。心情乖互。推極其意。分背奔馳。窮東極西。心尚未決。是故陳餘張耳。老相吞滅。而無感痛。從此觀之。交際之理。其清大矣。今世俗之交

也。未相照察。而求深固。探懷扼腕。拊心祝詛。苟欲相讓。論議而已。今背之日。既得之後。則相棄息。或受人恩德。先以濟度。不能拔舉。則曰毀之。為生瑕累。明言我不遺力。無奈自不可爾。先合而後忤。有初而無終。不若本無生意。彊自誓也。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大人之道。周而不比。微言相感。掩若同符。又焉用盟。士貴有辭。亦憎多口。與其不忠。剛毅木訥。尚近於仁。嗚呼。凡今之人。行與言。謀。心與口。違。論古。則知稱夷齊原憲。言今。則必官爵職位。虛談。則知以德義為貴。貢薦。則必以閹閹為前。處子。雖躬穎閔之行。性勞謙之質。秉伊呂之才。懷救民之道。

其不見資於斯世亦已明矣。

仲長統傳昌言理亂篇

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於斯之時。並偽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雄。不知去就。疑誤天下。蓋不可數也。角智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仇執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絀耳。夫或曾為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為等儕矣。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執囚我矣。彼之蔚蔚。皆匈詈腹誼。幸我之不成。而以奮其前志。詎肯用此為終始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心

合以安亂循環
久復之常理一
見校然筆力風
俱稱

此可與守成尤
難乎創業

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息。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賁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目極角觝之觀。耳窮鄭衛之聲。八則耽於婦人。出則馳於田獵。荒廢庶政。棄亡人物。澶漫彌流。無所應極。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說。

此可與守成尤
難乎創業

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餓狼守庖厨。饑帑收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為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讐也。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

樂志論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市。竹林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沙之難。使令足以息四

老子云玄之玄
玄衆妙之門虛
其心冥其腹呼
吸謂咽氣養生
也

體之役。養親有無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蹠踏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風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神。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盧植傳贊

風霜以別草木之性。危亂而見貞良之節。則盧公之心

冗音淫人行貌
言冗豫不能自
定也

可知矣。夫逢蠱蠱起懷。雷霆駭耳。雖貴育荆諸之倫。未有
不冗豫奪常者也。當植抽白刃嚴閣之下。追帝河津之
間。排戈刃。赴戕斯。豈先計哉。君子之於忠義。造次必於
是。顛沛必於是也。

孔融傳贊

管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者。藜藿為之不採。是以
孔文正色。不容弑害之謀。平仲立朝。有紆盜齊之望。若
夫文舉之高志直情。真足以動義槩。而忤雄心。故使移
鼎之延。事隔於人存。代終之規。啓機於身後也。夫嚴氣
正性。覆折而已。豈有負園委屈。可以每其生哉。慄之馬。

紆緩也

字隔人存曹操
不得篡位至
王始受禪代
代漢祚之終

皜皜焉。其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

逸民傳序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
堯稱則天。不屈穎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自
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
隱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靜已以鎮其躁。或
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然
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
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故蒙恥之賓。屢出而不去。其
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

言人各有所尚
不能改其志

慕亦取也今人
謂以計數取物
三慕

中傳如龐參傳卷五

為矣。彼雖矜矜有類沽名者。然而蟬蛻囂埃之中。自致
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
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漢室中微。王莽篡
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
者。蓋不可勝數。楊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違
患之遠也。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
徵。賁相望於巖中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嚴元周
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群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
逸民。天下歸心者乎。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
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嬖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

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蓋錄其絕塵不及。同
夫作者列之此篇。

黨錮傳序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惡之本同。而遷染之
途異也。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其志流。是以聖人導
民理性。裁抑宥佚。慎其所與。節其所偏。雖情品萬區。質
文異數。至於陶物振俗。其道一也。叔末澆訛。王道陵缺。
而猶假仁以効已。憑義以濟功。舉中於理。則強梁褻氣。
片言違心。則斯臺解情。蓋前哲之遺塵。有足求者。霸德
既衰。徂詐萌起。強者以決勝為雄。弱者以詐劣受屈。至

嗜猶好也

王降而伯

伯降而遊說起

有畫半策而縮萬金。開一說而錫深瑞。或起徒步而仕
執圭。解草衣以升卿相之飾。巧馳辯以要能釣利者。不
期而景從矣。自是愛尚相奪。與時回變。其風不可留。其
救不能反。及漢祖杖劍。武夫勃興。憲令寬賒。文禮簡闊。
緒餘四豪之烈。人懷陵上之心。輕死重氣。怨惠必讐。令
行私庭。權移匹庶。任俠之方。成其俗矣。自武帝以後。宗
尚儒學。懷經協術。所在露會。至有石渠分爭之論。黨同
伐異之說。守文之徒。盛於時矣。至王莽專偽。終於篡國。
忠義之流。恥見纓紱。遂乃榮萃丘壑。甘只枯槁。雖中興
在運。漢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弥相慕襲。去就之節。重於

時矣。逮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
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
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夫上好則下
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
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

思無於朝當不其然乎

以其辭其姑且必受其野然矣。或曰：彭越、張敖之於漢，
品類公卿，殊量輝如，較直之卑，非其行矣。夫上我限工
然田姑也。夫非則漢士，林蕭蕭不無辭名，其以與
矣。此其所以為國命委非關者，士子蓋與

三國志

晉陳壽撰王通數稱其書宋儒亦謂其高簡有法
然而帝魏退蜀其失非淺使無習鑿齒諸人所之
則天統幾於不辯矣

諸葛亮傳 前出師表 并贊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皮弊。
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
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
互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
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

宮中禁中也府
中大將軍幕府

中唐文獻史集卷五

卅五

也

陟罰減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寔。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以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

南陽在襄陽城
二十里隆都
屏鄧縣

盛水出祥河郡
縣東南入海
不生草木
地謂南中諸
君也

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帥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

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托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

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眾，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

陳思王傳 求自試表

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于榮親，事君貴于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且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

曹植徙封浚儀復還雍丘嘗自憤然抱利器而無所施上表求自試

事歷武文明三
帝故云三世

中序文南史集卷五

廿六

重恩。三世於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
德教。可謂厚幸矣。而竊位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
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
念古之授爵祿者。有異于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
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
人。彼已計之譏。是以上慙玄冕。俯愧朱紱。方今天下一
統。九州晏如。而頌西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
境未得稅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
和也。故啟滅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
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賢授

詩曹風侯人篇
侯人兮何戈
受彼其之子
三百赤芾

齊王田獵左轂
鳴車右列而死
越甲至齊雍門
伏伏劍而死

能。以方封邵虎之臣。鎮衛四境。為國爪牙者。可謂當矣。
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鈎鉞者。恐鈎射之
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
君父也。故車右伏劍於鳴鼓。雍門刎首於齊境。若此二
士。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夫君之寵
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
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
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占其王。羈致北闕。此二臣豈好
為誇主而耀世哉。志或鬱結。欲逞其才力。輸能於明君
也。昔漢武為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不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尅為念。伏見先武皇帝。武臣宿兵。年者即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猶習戰陣。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之任。必乘危躡險。騁冊奮驪。突而觸鋒。為士卒先。雖未禽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策。雖身分蜀境。首縣吳關。猶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

大將軍謂附曹
其部下大司馬
曹休部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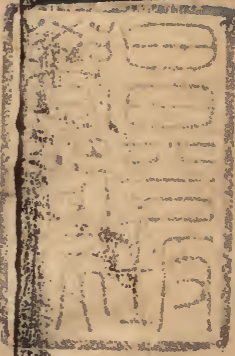
小血少挫敗也
時曹休為陸遜
所敗故云

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泰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園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血。輟食棄餐。奮一攘袵。撫劍東顧。而心已馳于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志欲自效于明時。立功于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徇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力銘著於景鍾。名稱垂于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絕纓

景鍾景公鍾也

楚莊掩滅燭純
縵秦穆赦野人
盜馬植曹誘賤
為侯故引此
威王任成威王
彰也

盜馬之臣。救楚趙以濟其難。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臣聞騏驥長鳴。則伯樂招其能。盧狗悲號。則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何況巍巍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衛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于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露之微。補益山海。螢燭末光。增輝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知必為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



林部自限矣

忠味公為陳士而交與王不以入朝

漸益山或過微末

不若

